

一系列疯狂的谋杀都与**格林童话**有关

但是谋杀是没有**童话**的

BROTHER GRIMM

CRAIG RUSSELL

荣获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图书馆匕首奖

格林兄弟的**咒语**

[英] 格雷戈·罗素 著

许冬平 胡雅倩 译

群众出版社

BROTHER GRIMM

CRAIG RUSSELL

格林兄弟的咒语

[英] 格雷戈·罗素 著

许冬平 胡雅倩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林兄弟的咒语 / (英) 罗素著; 许冬平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14-4334-5

I. 格… II. ①罗…②许…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361 号

格林兄弟的咒语

著 者: [英] 格雷戈·罗素

译 者: 许冬平 胡雅倩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子建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95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34-5 / I · 178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1

3月17日，星期三上午9点，汉堡布兰克内瑟埃尔博海滩

法贝尔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拂过她的面颊。这一举动很愚蠢，而且可能也不合适，但他还是觉得似乎有此必要。他看见自己的手指顺着她面颊而起伏的时候在颤抖。他意识到，她与自己女儿加比如此相像，这让他想起了加比。他觉得胸中一紧，又有些手足无措。他强挤出一丝笑容，因为面部肌肉绷紧了，他感到自己的嘴唇在抖动。她用那大大的眼睛看着他。那是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但是现在却再也无法一开一合了。

法贝尔心中愈加恐慌。他想一把抱住她，告诉她一切都会没有关系。但他不能——并非一切都没有关系。她依然用深蓝色的眼睛不依不饶地盯着他。

法贝尔感觉到玛丽亚·克莱到了他身边。他赶忙将手抽回，原来蹲着的他现在也站了起来。

“多大了？”他头也不回地问玛丽亚，眼睛还是紧紧看着那女孩的眼睛。

“难说。我猜十五或十六岁吧。我们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呢。”

早晨的微风卷起了布兰克内瑟海滩的细沙，细沙打着旋，就像玻璃杯中被搅动的饮料。有些沙子吹到那女孩的眼睛里，落在她的眼白上，但她的眼睛还是不眨。法贝尔觉得再也无法看着那双眼睛，于是移开自己的视线。他将手深深地插入上衣口袋，掉过脸抬头看着布兰克内瑟灯塔上红白相间的信标。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眼睛不再看那个被杀害的女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理由了。他朝玛丽亚转过身，盯着她那浅蓝灰色的天真的眼睛，但是，你永远也别想从这双眼睛里窥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要是你对她不了解，你可能会发现她的眼睛里有时会带着一丝冷漠无情。法贝尔叹了口气，仿佛有某种剧痛或伤悲迫使他舒了一口气。

“玛丽亚，有时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这样干下去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低头看着那个女孩说。

“不……我是说真的，玛丽亚。这工作我几乎干了半辈子，我有时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撑得慌……天哪，玛丽亚——她和加比长得太像了……”

“你为什么不把案子给我来处理呢？”玛丽亚说。“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你可以交给我呀。我来和法医联系。”

法贝尔摇摇头。他要留下来。他要看着这个女孩。他要承受这种伤痛。法贝尔的目光又回到那女孩身上。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脸。女孩的每个细节他都将牢牢记在心里。这样一张看不出任何死亡迹象的年轻面孔，将与多年来他所调查的那些谋

杀案中所有的面孔一起——那些面孔有老态龙钟的，也有朝气蓬勃的，但都是死人的面孔——保留在他记忆的长廊之中。法贝尔不得不接受自己和死者之间的这种单向关系，对此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感到难受了。他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他将慢慢了解这个女孩——他将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谈话；他将知道她的日常活动，她喜欢的音乐，她的爱好。接着他将对她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会从她的好友那里套出一些秘密，他将看到她那不为世人所知的日记，他将知道她原本不想让人知道的心思，他将看到她私下里记下的那些男孩的名字。这个曾经活在那双深蓝色眼睛后面的女孩，她有着怎样的希望和梦想、灵魂和个性，不久，关于这个女孩的一幅完整图景将在他的心里形成。

法贝尔将彻头彻尾地了解这个女孩，然而她永远也无法了解他。她对一切事物的感知彻底丧失之时，却是他对她感知的开始。她的死亡。法贝尔的工作就是要了解死者。

她仍然躺在沙滩上盯着他。她的衣服旧了，虽不是衣衫褴褛，却也是破旧不堪。一件前胸印着幽灵图案的、宽松的长袖运动衫，一条退了色的牛仔裤。可以看出，这些衣服即使是在新的时候，也是便宜货。

她躺在沙滩上，但她的两条腿却又是向后压在身下。她的双手交叉放在大腿上，似乎此前她先是跪在沙滩上，然后又姿势僵硬地突然倒下。但是，她不是在这个地方死的，对此法贝尔可以肯定。他不能确定的是这女孩目前的姿势。她的四肢是有人不经意之间摆成了这样，还是有人把她丢在这里之后故意所为呢？

负责现场勘查的法医小组的头儿布劳纳走了过来，将法贝尔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布劳纳走过法贝尔早先架在几块砖头上做的厚木板搭成的桥，这是到达犯罪现场的唯一出入通道了。法贝尔面色严峻地对布劳纳点点头。“霍尔格，发现什么了吗？”法贝尔问。

“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发现。”布劳纳闷闷不乐地说。“沙子又干又细，风吹得它到处跑，任何有用的司法痕迹都被它吹跑了。我觉得这里并不应该是我们调查的主要场所。你怎么看？”

法贝尔点点头。布劳纳低头看着那女孩的尸体，一脸阴沉。法贝尔知道布劳纳也有一个女儿，看得出来，布劳纳脸上的阴郁是因为他心里也不好受。布劳纳深吸了一口气。

“把她送到默勒那里去做尸体解剖之前，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法医检查。”

法贝尔默默地看着一身白衣的法医们在处理现场。他们像古埃及的尸体处理师包裹木乃伊那样将尸体包好，又绕上德莎^①胶带，然后对每一个部位都进行了编号和拍照，最后抬到聚乙烯塑料布上。

现场处理完毕，两名殓房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抬起女孩的尸体，装入塑料尸体袋，抬上担架车，半推半抬地走过下陷的沙滩。尸袋的颜色几乎与沙滩、岩石和殓房工作人员身上制服的灰色融为一体。法贝尔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尸袋，直到它消失在视

^① 德国胶带品牌。

线里。然后，他转身先看了看那块干净的金色沙滩，后又将目光移向细长的布兰克内瑟灯塔，越过易北河看着远处阿尔特兰区^①的绿色河岸，然后又收回视线看着布兰克内瑟那经过人工修剪的绿色山坡，山坡上有一些价格高昂的漂亮别墅。

法贝尔突然心想，自己以前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荒凉的风景呢。

2

3月17日，星期三上午9点，汉堡海姆菲尔特玛利亚希尔弗医院

护士长在大厅里注视着他，这么做的时候，她的心里突然慢慢生出了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并不知道有人在观察他，坐在那里，身子朝旁边的椅子倾着，手放在那位老年妇女布满皱纹的灰白前额上。偶尔，他用手温柔地捋捋她的白发。他一直在轻声地对着她的耳朵说着什么，那声音低得只有这位老年妇女才能听得见。护士长突然感觉到自己手下的一名护士站到了身后。已届中年的儿子和自己的老母亲沉浸在只属于他们二人的世界里，看着此情此景，这名护士饱含同情的苦笑。护士长的下巴微微指了指，让那名护士看。

“他没有哪一天不来……”她淡淡地笑了。“告诉你，等我到了那样的年龄，我的孩子可没有哪个会这样对我，坐到我旁边和我聊天。”

那名护士理解地微微一笑。两个女人看到了同样的画面，又各自想着她们那可怕的遥远的未来，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她能听得见他说的话吗？”一会儿之后，那护士问护士长。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她听不见。中风让她全身瘫痪，四肢麻木，但是据我们所知，她的感官并没有丧失。”

“天哪……如果我是这样，我倒宁愿死了的好。想想看，自己被困在自己的皮囊里，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可她至少还有他呢。”护士长说。“他每天把他的那些书带过来，读给她听，然后又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那儿抚摩她的头发，静静地和她说话。至少她还有这样的待遇。”

另一名护士点点头，伤心地长叹了一口气。

房间内的老妇人和她的儿子都不知道有人在看他们。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她的儿子则弓着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她高高的眉毛和尖尖的鼻子。一丝丝口水不时从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挂下，神情焦虑的儿子马上用叠好的手绢拭去。他再一次用手把她的头发从眉毛上方往后捋，自己又向前靠了靠，此时他的嘴唇几乎可以碰到她的耳朵了。他低声柔柔地说着什么，她太阳穴上一丝丝银发在他的气息中颤动着。

“母亲，我今天又和医生说了。他告诉我，说你的情况已经稳定。那太好了，对吗，母亲？”他没有停下来等她回应，因为他知道她无法做出回答。“反正医生说，经过严重的中风之后，你又经过了他们所说的‘阵发性’中风阶段……就是那

^① 阿尔特兰区是德国最大的水果种植区，位于汉堡和施塔得城之间。

一次又一次的小中风让你变成了这个样子。医生还说，这些小中风现在已经告一段落，只要我能做到每天给你吃药，你的病情就不会加重了。”他顿了一下，慢慢舒了一口气。“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在家里照顾你了。一开始医生对我的这个想法并不感兴趣。可你并不喜欢由陌生人照顾，对不对，母亲？我对医生就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他，和我——你的儿子一起待在家里，你会恢复得快些。我告诉他，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可以安排别人照顾你，其余的时间……哦，其余的时间就由我来照顾你了，对吗？我告诉他，护士可以到我刚买的那温馨的小套间去看我们。医生说，可能这个月底我就可以把你带回家了。那多好啊！”

他沉思了一会儿。他扫视了一下老妇人僵止不动的前额下目光呆滞的灰白色眼珠。即使这眼睛后面有任何动作，它也已无法突破皮肉的障碍，让人看见了。他拖着椅子靠床更近了些，椅子在医院擦得很干净的地面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当然，我们都知道情况并不像我和医生讲的那样，对吗，母亲？”他的嗓音依然温柔如前。“可我不能把另外一所房子告诉医生……我们的房子。我不能告诉他，我实际上只会把你一连几天丢在那儿不管，让你躺在自己的粪便里，对吗？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会每天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看看你的痛感到底还有多少。不不，我绝对不能告诉他，对吗，母亲？”他孩子似的微微一笑。“我想，如果医生知道了，他就不会让我把你带回家了，对吗？但是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他的，如果你不……当然，你不能，对吗？你看，母亲，上帝掐住了你的咽喉，把你捆得严严实实。这是一种信号。给我的信号。”

那老妇人的头依然一动不动，但是有一滴眼泪慢慢渗出她的眼角，浸漫出她太阳穴皮肤上的皱纹。他又压低了嗓音，像在和什么人密谋似的。“你和我待在一起。就我们俩。我们可以一起回忆过去的时光。回忆我们过去住在那大房子里的时光。回忆我的童年。那时我很弱小，你很强大。”他说话的音量现在已经变得很细小，几乎只是啾啾的声音，好像有一条毒蛇在朝老妇人的耳朵里吐信子一般。“我又做那件事了，母亲。又一次。和三年前一模一样。但是这一次，因为上帝已经把你束缚在你那丑恶的身体里了，所以你无法干预我的行动。这下你无法阻止我了，而我也将一直做下去。这将是我們俩的小秘密。母亲，我最终也会在那里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但现在才只是开始……”

远处大厅里的那两名护士，她们谁也无法猜测到儿子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转身离开了医院，心里一直想着这伤感的一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个孝顺的儿子。但她们在转过身的那一刻，对他人悲惨生活的感觉也就此打住——她们又回到上班下班、填表、发药这些日常事务中去了。

3

3月17日，星期三下午4点半，汉堡市警察总局

早晨还是寒冷的晴天，但是随着来自北海寒流的到来，现在天空已经变成灰色，空气也变得潮湿了。法贝尔办公室窗户的玻璃因为那时断时续的毛毛雨变得模糊了，

朝温特胡德城市公园看去，眼前的景象有了生命和色彩。

法贝尔办公桌对面坐了两个人，一个是玛丽亚，另一个是身材结实、目光严厉的男子。他五十多岁，灰黑色的短发下面的头皮泛着光。

维尔纳·迈尔警长和法贝尔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这个小组里的任何人都要长。维尔纳·迈尔的警衔没有法贝尔高，但年龄却比他大，他和法贝尔不仅是同事，更是朋友，更多的时候还是法贝尔的导师。维尔纳和玛丽亚·克莱的警衔一样，他们俩是法贝尔这个小组里最得力的干将。维尔纳是法贝尔的二号种子选手。尽管玛丽亚在大学里学法律时成绩很好，然后又在警察专科学校和州警校学习，但维尔纳比玛丽亚更加老练。维尔纳外表粗犷，身材高大，干起警察工作来却是有条不紊、干净彻底，从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之处。维尔纳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每当法贝尔太过于按照自己的本能或直觉行事的时候，他常常会控制住他的情绪。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法贝尔的搭档，因此，过了好长时间，也经历了一些危险的场面，他才慢慢习惯了和玛丽亚一起工作。

他们俩是很好的搭档。法贝尔让他们俩合作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诸多不同之处：他们属于不同的年代，在从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可以互通有无，但真正让两人成为搭档的原因是，为了履行自己作为凶杀组警察的职责，他们都会全力以赴。

这是一次很寻常的预备会议。谋杀案一般有两种形式：经过紧张的追踪之后，很快就发现了死亡不久的尸体，或者找到破案的明显证据指向；还有一种就是几乎让人无迹可循的案子，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从法医调查的角度出发，凶手都已经将自己远离了谋杀现场，只留下些许零散的痕迹给警察拼拼凑凑——这个过程耗时耗力。海滩上那个女孩被害一案就属于这样的情况——案情本身飘忽不定，让人不知深浅。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调查，他们才能理清案件的头绪。因此下午的这次会议和以往的案件预备会一样，他们再次研究了一下少得可怜的几条线索，又安排了下次开会研究法医调查报告以及尸检报告的时间——他们在等这些报告呢。他们将从尸体身上入手，此时的尸体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充满了有关死亡时间、方式和地点的信息库。而且，从分子的层面上说，从尸体上获得的DNA和其他数据将是确认其身份的开始。会议的主要部分是将现有的线索资源和各种调查任务联系起来，这些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几乎要动用所有的人力去确定那个死去女孩的身份。那个死去的女孩。法贝尔决定先找出女孩的身份，但这却是他最为恐惧的时刻——尸体成了一个人，案件编号也有了名字。

会议结束后，法贝尔叫玛丽亚留了下来。维尔纳心领神会地朝上司点点头，他这么做，让局面更加尴尬。因此，穿着价格不菲的黑色罩衫和黑色裤子、两腿并着、长长的手指交叉放在膝弯处的玛丽亚·克莱，有些正式而又冷冷地坐着，等着她的上司说话。和平常一样，她的姿势拘谨，好像总是带着疑问的弓形眉毛下，蓝灰色的眼睛里毫无表情。玛丽亚·克莱浑身向外散发着自信、自制和威严。但是现在，在法贝尔和玛丽亚之间，有些事情让人感到不自在。她回来工作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月，但自从她重返岗位后，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案，法贝尔希望他们俩人能谈谈刚才没有说到的话。

外部的环境使得法贝尔和玛丽亚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地亲密，那种程度要比他们两人一起睡过觉还要亲密——如果他们睡过的话。九个月前，他们俩曾经独自待在一起几分钟。那是在易北河南岸的阿尔特兰区的一处荒野地里，他们在繁星满天的夜空下，两人的呼吸交融了，一贯持重的玛丽亚·克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她真的担心，也有理由担心自己快要死了。法贝尔将她的脑袋抱在自己怀里，一直和她保持着视线的接触，不停说着些安慰的话，不让她昏昏沉沉地睡去，因为这一睡，很可能她就再也不会醒来了。他不让她的眼睛离开他，不让她向下看见那突在她胸腔外面匕首的恐怖的手柄。那是法贝尔一生中最为惨痛的夜晚。他们围住了那个法贝尔所遇到的最危险的变态杀人狂，此人已经血债累累，而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这次抓捕行动中他们死了两名警察，其中一名是法贝尔这个小组中叫保罗·林德曼的英俊的年轻警官，还有一个是来自当地警察局的身着制服的保安警察。仓皇奔跑中的变态杀手遇到的最后一名警官是玛丽亚·克莱。他没有一刀把她杀了，而是给她留下了一个致命伤，因为他知道，法贝尔将不得不在继续追赶和挽救警官性命之间做出选择。法贝尔只有选择救人。

现在法贝尔和玛丽亚都带着不同的“伤”。任职以来，法贝尔手下的警官还从来没有牺牲过，而那天晚上，他一下子就失去了两名警官，甚至几乎失去三名警官。玛丽亚失血很多，几乎死在手术台上，后来又在重症病房度过了紧张的两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玛丽亚游走在清醒和昏迷、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无人地带。再后来，又经过七个月的时间，才慢慢完全恢复了健康和体力。法贝尔知道，玛丽亚最后两个月的康复时间是在健身房里度过的，她不仅重塑了自己的身体，也再次锻炼了自己的钢铁意志——这就是她作为一个办案高效、意志坚定的警官所具有的特点。现在她坐在法贝尔面前，和过去那个目光坚毅的玛丽亚一样，双手交叉抱在膝盖上。但是尽管法贝尔看懂了她结实的身体传递出的信息，他还是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更远……他看到那个晚上，他握着她冰冷的手，听着她气若游丝，用小孩子般的声音恳求他不要让她死。这件事他们一直难以忘怀。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谈话，对吗，玛丽亚？”

“不知道，头儿……是关于这个案子吗？”此时她那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些犹豫，于是，她赶忙假装掸了掸干净的裤子上那根本就不存在的灰尘。

“我觉得你知道，玛丽亚。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已经可以独立接手一宗案件了。”

玛丽亚刚想说什么，法贝尔就用手势把她制止住了。

“你知道，玛丽亚，我对你说话都是直来直去，不兜圈子。我可以很容易地什么也不说，把你安排在某一案件调查的外围工作，直到我确信你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但那不是我办事的风格。这你是知道的。”法贝尔倾身向前，两肘支在办公桌上。“我很看重你这名警官，觉得那么做是对你的不尊重，所以不能那样；但是因为我很重视你，所以不能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硬把你推到调查的第一线，伤害你的健康，同时，也可能给整个小组的破案拖后腿。”

“我准备好了。”玛丽亚的话铮铮有声。“我已经把需要我应对的一切都处理好了。”

如果我认为自己会拖整个小组的后腿，我就不会返回岗位了。”

“见鬼，玛丽亚，我不是在刺激你。我不是在怀疑你的能力……”法贝尔以同样坦诚的目光看着她。“那天晚上，我几乎失去了你，玛丽亚。我失去了保罗，而且还几乎失去了你。我让你受苦了。我让整个小组遭受了损失，而确保你们每个人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玛丽亚脸上冷冰冰的表情开始消释。“头儿，这不是你的过失。首先我认为这是我的错。是我反应不够快，或者是我反应失当。这个家伙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那种。一个怪胎。我知道，让我再遇到像他那样的人，不，东西，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他依然逍遥法外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实？”法贝尔说。这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这样的念头让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现在他已经远离汉堡了。”玛丽亚说。“很可能已经离开德国或者欧洲了。但是，如果他没有离开，如果我们再次发现他的任何踪迹，我现在就已经准备好了。”

法贝尔知道她所言不虚。他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做好再次面对血鹰杀手的准备了——也许就是现在，或者无论什么时候。但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玛丽亚，身体状况不佳并没有什么错。”

她笑了。这种笑容法贝尔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玛丽亚内心真的有了变化，这是第一个信号。“我没事，扬。我保证。”这是她第一次在办公室里叫他的名字。她第一次叫他名字是她躺在阿尔特兰区野地的繁茂草地上、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时候。

法贝尔笑了。“很高兴你回来了，玛丽亚。”

玛丽亚正准备说些什么，这时安娜·沃尔夫敲了门，未等法贝尔说“请进”就进来了。

“很抱歉我闯进来了。”安娜说。“我刚刚接到法医打来的电话，有样东西我们立即要去看看。”

霍尔格·布劳纳看起来不像一个科学家，甚至一点也不像是个搞研究的。他中等身材，金色的头发，一副经常在户外活动的粗犷模样。法贝尔知道霍尔格年轻时是个什么运动员，因此才有了这么一副强健有力的身材。法贝尔和这位负责犯罪现场调查的法医组长一起工作了十多年，他们俩在职业上的相互尊重已经发展为真正的友谊。布劳纳受雇于 LKA3，即汉堡州立刑事警局，负责各种法医调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医研究所，但在汉堡市警察总局的法医实验室旁也有一间办公室。当法贝尔走进布劳纳的办公室时，布劳纳正伏案工作，用一架由机械手操纵、带灯的放大镜仔细研究着什么。当布劳纳抬起头看见法贝尔时，他没有习惯性地向他咧嘴一笑，相反，他示意法贝尔过来。

“我们的这位杀手在和我们交流呢。”他板着脸交给法贝尔一副手套。布劳纳后退了几步，让法贝尔过来看看桌上的那样东西。一张矩形的黄色小纸条放在塑料纸上，纸片约十厘米宽，五厘米长。布劳纳在那张纸条上方还放了一片透明的有机玻璃，以防止把纸条弄脏。纸条上红色墨水写的小字很工整、清秀。

“我们在那女孩握着的手中找到了这个。我猜这纸条是在她死后尸体还没有僵硬之前，有人把它放到她手里，又将她的手指并拢的。”

虽然纸条上的字很小，但裸眼还是能够看得清。法贝尔用布劳纳的放大镜看着那张纸条，这样一来，透镜下的那些字就不仅仅是一些单词了，每个红色的笔画像一支军团，横行在黄色的大地上。他把放大镜推到一边，看纸条上写的东西。

现在我被发现了。我的名字叫保拉·埃勒斯。我住在诺德斯泰德哈克斯海德的布施伯格路。我以前一直在地下，现在我该回家了。

法贝尔坐直了身子。“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的？”

“今天早晨我们将尸体送到布腾费尔达给默勒医生进行尸体解剖。”布腾费尔达是埃佩多尔夫的一条道路的名字，研究所就在那路边，因此警察就把那里的停尸房简称为布腾费尔达。“我们在进行尸体解剖前的常规检查时，发现了这张抓在她手里的纸条。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在死者的手脚上都分别套上袋子，以防在运输的过程中遗失任何对法医有用的证据。这张纸条在尸体僵硬消失后还一直抓在她的手里。”

法贝尔又看了一下那张纸条，他感到胃里隐约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保拉。她现在有名字了。那双盯着他看的深蓝色眼睛是保拉的。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记下了那个名字和地址。这张纸条肯定是凶手而不是受害人写的，法贝尔对此毫不怀疑。如果是凶手强迫那个女孩写了这张条子，那么法贝尔则无法想象，这个女孩如何能够如此镇定，写得这么有条不紊。他转身对着布劳纳。

“我以前一直在地下……这是不是说，她在被人挖出来、搬动之后又抛尸布兰克内瑟海滩之前，被埋在什么地方？”

“看到纸条上写的话，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不对，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具尸体以前没有被埋在地下。不管怎么说，从尸斑和尸僵的消失情况来看，我粗略估计，她的死亡时间仅为一天多。或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在死亡之前是被安置在地窖之类的地方。我们正在检查她的衣服，看看有没有什么泥土或其他污物，以便让我们知道她在最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所处的地点。”

“可能会有些发现吧。”法贝尔说。“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发现吗？”

“没有。”布劳纳从桌上拿起一份卷宗，翻看了之后说。“当然，默勒医生将对所有的病理方面的细节进行梳理，但是，我们初步发现，海滩并不是案发现场——受害人在别处被杀，然后被带到海滩抛尸。”

“不，霍尔格……”法贝尔在脑海里又将自己在海滩上看到的景象回忆了一遍。“她不是被人抛尸，而是被人摆成那个姿势。今天早晨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看起来似乎在休息，或者在等待着什么，绝不是有人随意抛尸。他或她想向我们传达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就知道了。”

布劳纳想了想法贝尔的话。“我认为是这样。”他最终说道。“我得承认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你说她是被人故意丢在那里，这一点我同意，但我看不出有人故意把她摆成这种姿势。也许凶手觉得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也许他极度变态，还以为她没

有死。”

法贝尔笑了。“你可能也有道理。对不起，你是说……”

布劳纳又看着手中的卷宗。“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这个女孩的衣服质地不佳，相当陈旧，而且也不干净……我得说，这同样的外衣和内衣，在她死前至少已经穿了三四天了。”

“她被强奸过吗？”

“啊呀，你知道，如果默勒知道我在他下论断之前乱说，他会把我的肠子给抽出来的。而且，说句老实话，在这方面只有他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不……我看不出尸体上有任何性摧残的痕迹。实际上，除了她脖子周围有绳子勒过的痕迹，此外我就没有看见任何暴力的痕迹了。她的衣服上也没有任何痕迹。”

“谢谢，霍尔格。”法贝尔说。“我想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对纸张和墨水进行调查？”

“对。我已经对纸张进行过扫描，看看能不能发现水印。什么也没有。我可以给你一份有关重量和类别的比对表等材料，但是，我还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确定这纸具体属于何种类型。”布劳纳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有一种有趣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现在手边拿着的是一种市场上很常见的纸，这就意味着，我们很难找到某一个具体的卖这种纸的商店。”

“这还意味着我们的这位朋友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这么做的，他想掩盖自己的踪迹。”法贝尔叹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布劳纳的肩膀说，“霍尔格，你就尽力吧。你查找有关纸张的情况，我来研究纸上的信息……你能不能安排一下，叫人送几张纸条的复印件到凶杀组来？最好能放大到原样的三倍。”

“没问题，扬。”

“默勒给我的尸检报告，我也会派人送给你一份。”法贝尔知道默勒生硬粗暴的方式他还能接受，布劳纳就不行了。“万一那上面有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法贝尔回到凶杀组，站在了安娜·沃尔夫的桌前。他把凶手塞到小女孩手中的纸条上所写的姓名和地址交给了她。安娜一看，脸上的笑容慢慢退去。

“这就是那个死去的女孩？”

“这恰恰是我希望你调查的。”法贝尔严肃地说。“凶手在受害人的手里藏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这就是那个女孩的身份。”

“头儿，我马上着手进行调查。”

法贝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坐在办公桌后面。一些隔断将他和全体凶杀组开放式办公室分开了。他透过玻璃隔断向外看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完全习惯这座新的警察总局大楼。他更喜欢靠近柏林门在施特鲁豪瑟的那座老大楼。但是汉堡市警察总局的变化很大。这其中的许多变化法贝尔都不喜欢。他们现在在崭新的大楼里，那大楼像一颗五层楼高的星星一样，以天井为中心向外辐射。一切并非如计划的那样一帆风顺。天井原来的位置是一座池塘，那里是蚊子的老窝。蜘蛛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蚊子而家族兴旺，警察总局里面也出现了许多蜘蛛，让人不胜其扰。后来决定把池塘用砾石填了。另外还有一些变化：汉堡警察的保安警察支队把原来全德国警

察都用的暗黄色和绿色的制服改为蓝色和白色。但是，让法贝尔最难接受的变化是，汉堡警察有一部分进行了军事化装备，即反恐突击队员，简称 MEK。法贝尔的上司对他说，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法贝尔自己也曾经请求过反恐突击队的支持，特别是在自己有了两名手下牺牲这样的经历之后，就更是如此。但尽管如此，他对某些反恐突击队里军官的高傲态度实在不敢恭维。

法贝尔透过隔板看着他的队员们。他将带领这支队伍去追捕杀害保拉的凶手。这些人将被指派到不同的方向，去执行各自接受的任务，直至在最后决战的时刻将他们全部集中起来。制订全局计划、不拘泥于细枝末节的重任就落到法贝尔的肩上。他的判断正确与否、安排各个调查小组的行动是否合理，才是决定能否抓住杀害保拉的凶手的关键。他也尽力不让自己一直考虑这样的责任，因为如果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几乎无法承受。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刻，他会质疑自己做出的选择。在某个州立大学里安安稳稳地搞搞学术研究，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好吗？或者，在弗里斯兰的一所学校里做英语或历史老师？或许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和雷娜特的婚姻不会破裂。每个夜晚都会梦见死人，或许他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

安娜·沃尔夫敲门后走了进来，她长着黑色眼睛、鲜红嘴唇的美丽面孔上笼罩着一丝阴郁的神情。法贝尔还没有开口提问，她就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是的，保拉·埃勒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我检索了数据库，又和诺德斯泰德警察局打过电话，证实了这点。她的年龄也和被害人相符，但是有些情况却与被害人严重不符。”

“什么？”

“我说，她的年龄和死去的那个女孩相符……目前看是这样。保拉·埃勒斯三年前失踪，当时她才十三岁。”

4

3月17日，星期三晚7点半，汉堡北部诺德斯泰德

从警察局开车到诺德斯泰德，一般只要大约半个小时，但是法贝尔和安娜·沃尔夫在路上停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路边的快餐店里除了一两个司机，就是空空的了，法贝尔估计是开停在外面的那些货车。那些司机都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闷头吃着面前堆如小山般的食物。法贝尔因为无聊，就留意了那两位长着啤酒肚、一脸倦容的中年司机。但是当他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注意到其中一名司机仅有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出头。如此浪费青春，让法贝尔感到很震撼。他想到了自己和安娜，他们的生活和青春并没有浪费，而是被“偷走”了，留给他们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作为一个侦破凶杀案的警察，在所有他必须应对的事情中，最让他难过的是那些有人失踪的家庭，特别是失踪的人是孩子的时候。这样的家庭总会有一种不完整、悬而未决感觉，更多时候是家人总有一种强烈的等待感——等待丈夫、妻子、儿子或女儿回家，或者，等着有人，像法贝尔这样的人来告诉他们，失踪的人现在已经死了，这样等待结束。

法贝尔和安娜离那些卡车司机远远的，在快餐店的最里面找了桌子坐下，这样，他们的谈话就不会有人听到了。安娜要了热狗和咖啡。法贝尔要了份露馅三明治和咖啡。两人坐定后，安娜把自己从车里带来的卷宗放在桌上，为了方便法贝尔看，又把它掉了个。

“保拉·埃勒斯。她失踪时十三岁——实际上，她是在自己十三岁生日过后的那一天失踪的，现在她应该是十六岁了。和纸条上写的一样，她住在诺德斯泰德哈克斯海德区的布施伯格路。她家离学校走路大概只要十分钟。据诺德斯泰德警察局的报告，她就是在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消失的。”

法贝尔翻开卷宗，里面照片上有一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女孩朝着他微笑。还是个孩子。法贝尔皱起了眉头。他又回想起沙滩上看到的那具尸体，想到在冰冷的沙子上盯着他看的那双空洞的眼睛。他比较了一下青春期前后的保拉。两张脸有着共同的框架，但是眼睛似乎有些不同。这难道就是性别意识模糊时的儿童和接近成熟女人、十六岁的孩子之间的区别？难道这就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三年的那些苦难在一个孩子脸上产生的变化？那双眼睛。虽然死了却仍然像活着的那个女孩躺在布兰克内瑟的沙滩上，他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就是这双眼睛让法贝尔心中不安。

安娜吃了一口热狗，又继续说话。她一边说话，一边用一根手指头轻敲着卷宗，另一只手挡在嘴前，好像是为了不让里面的面包屑迸出来。

“诺德斯泰德的警察做得很好。他们甚至重新模拟了一下她走路回家的情形。但是一个月后他们仍然没能找到她，于是给此案双重定性：失踪案，同时也可能是谋杀案。”

法贝尔又很快翻看了一下卷宗剩余的部分。布劳纳已将七八张纸条放大的复印件送来，其中一张就贴在凶杀组办公室的情况通告板上，还有一张在法贝尔面前的卷宗里。

“一年后，他们再次调查这起案件。”安娜继续说。“在保拉失踪一周年时，他们拦下走过或开车经过该地区的每个人，但是，和以前一样，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没有任何收获。负责调查此案的是来自诺德斯泰德警察局的一个名叫克拉特的刑警。今天下午我给他打过电话……他随时可以听从我们的安排。他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告诉了我，以便我们和保拉的家人谈过话之后去找他。据克拉特说，目前没有任何真正的线索，他甚至非常认真地调查过保拉的老师……”安娜把卷宗朝自己稍稍拖了一点，翻过诺德斯泰德警察局发到总局的那几页报告。“是的……是一个名叫芬德里希的人。克拉特也承认，关于芬德里希他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只是心里感觉他和保拉的关系有些不对劲而已。”法贝尔盯着照片上那张长着雀斑的脸。“但是她才十三岁呀……”

安娜做了一个“你应该知道”的表情。法贝尔叹了口气：这么说真是很天真，甚至是愚蠢。带领凶杀组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感到奇怪呢？一个可能有恋童癖的老师就更不应该大惊小怪了。

“你说克拉特的怀疑没有找到任何具体的证据？”法贝尔问。此时的安娜又吃了一口东西。她摇摇头。

“他不止一次询问过他。”安娜嘴里包着食物说。这一次还是用手指挡住自己的嘴。“芬德里希已经在抱怨说警察骚扰他。克拉特只好立即收手。就芬德里希而言，公平地说，在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线索之前，我感觉克拉特这么做是不太好。”

法贝尔看着窗外被灯光照亮的停车场和自己的面孔在玻璃上阴暗的影像。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从车上下来。男的打开后车门，一个约十岁的小女孩走了出来，很自然地握住了他父亲的手。这是一个本能的习惯性的动作，是一种内在的期望——孩子应该受到保护。法贝尔转过脸看着安娜。

“我不确信照片上的女孩和沙滩上的女孩是同一个人。”

“什么？”

“我并不是说一定不是，只是我不敢肯定。这两个人有些不同之处，特别是眼睛。”

安娜往后靠在座位上，抿着嘴。“那么这就是巧合了，头儿。如果这个女孩不是保拉·埃勒斯，那就是有人和她长得十分相似，而且这个人手里还拿着她的姓名和地址。就像我说的那样，实在太巧了……如果这些年来我学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要相信巧合。”

“我知道。我是说，有些事情就是难说。”

B433 穿过诺德斯泰德，向北一直延伸到谢斯韦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哈克斯海德位于诺德斯泰德市中心，布施伯格路就在 B433 的右边。当他们接近到布施伯格路的支路时，法贝尔注意到，保拉所上的学校就在前面大路的左边。以前的保拉穿过这条繁忙的大路回家，还要在路上走上一会儿。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被带走了，但是无法确定是在路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更可能是在往汉堡方向的路上被带走的。

果然不出法贝尔所料——埃勒斯家的房子里黑咕隆咚，没有灯光，让人既满怀期待又充满恐惧。房子本身是最寻常的那种住宅：有着陡屋顶的红瓦平房，从荷兰到波罗的海海岸，从汉堡到丹麦日德兰岛的最北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住宅。一座花园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花草品种丰富，却没有任何创意。

埃勒斯夫人四十岁刚出头。她的头发和女儿的一样，也是金黄色，但是几十年的岁月让她的头发失去了光泽。她和其他谢斯韦格-荷尔斯泰因人一样，有着北欧日耳曼民族^①的外貌，北部德国人常有的那种细脖子，淡蓝色的眼睛，皮肤因为阳光的照射也过早衰老了。她的丈夫表情严肃，法贝尔觉得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他个子高，感觉有些偏瘦。他也是一头金发，但头发的光泽比起他妻子来更加暗淡。他的眼睛是深蓝色，在白皮肤的反衬下显得更蓝了。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法贝尔将自己面前的这两个人和他记忆中的人进行了处理：埃勒斯一家，卷宗里照片上的那个女孩，沙滩上的那个女孩。他脑海里再次出现了障碍——有些难以说清的地方就是对不上号。

“你们找到我的女儿了吗？”埃勒斯夫人急切而又关注地搜索着法贝尔的脸，法贝尔觉得几乎难以承受。

① 指高身材、黄头发、蓝眼睛、长脸庞等特征。

“我不知道，埃勒斯夫人。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需要你或埃勒斯先生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

“那就是说有可能不是保拉了？”埃勒斯先生的语调里有一点不满。法贝尔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安娜。

“我想是这样，埃勒斯先生，但是也有迹象表明这很可能就是保拉。受害人的个子比保拉失踪时高，但是受害人的身高和保拉在失踪的这三年里应该达到的高度接近，另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被害人和你的这个住址相关。”法贝尔不想告诉他们，凶手在被害人手里塞了那张纸条。

“她是怎么死的？”埃勒斯夫人问道。

“我想，在我们没有确认死者就是保拉之前，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法贝尔说。埃勒斯夫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加绝望了。她的下唇在颤抖。法贝尔心软了。“我们发现受害人是被勒死的。”

埃勒斯夫人无声地抽泣着，身体在抖动。安娜走上前搂住她的肩，但是埃勒斯夫人向后退让。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法贝尔用眼睛扫视着房间。墙上挂着一只大尺寸的相框。这明显是用普通照相机拍的，放大得有些过头了。相片的纹路有些粗糙，照片中间的那个女孩因为闪光灯的缘故瞳孔变红。这就是保拉·埃勒斯，她在一只点着“13”这个数字的生日大蛋糕后面，对着照相机笑。保拉就是在生日过后的那一天被人从家人身边掳走的，她在看着他呢。法贝尔想到这儿，打了个冷战。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她？”埃勒斯先生问。

“我们已经安排了当地警方今晚把你们带过去，如果可以的话。”这时安娜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和你们在那里见面。约9点半的时候有车过来接你们。我知道有些晚……”

埃勒斯先生打断了她的话。“没关系。我们等。”

往车里走的路上，法贝尔感觉到安娜走路的动作有些僵硬。她一言不发。

“你没什么事吧？”他问。

“没什么。”她回头望了望那精心修剪过的花园和有着红屋顶的悲伤的小屋。“太惨了。我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漫长的等待，无尽的希望。他们指望我们能找到他们的女儿，但是，我们找到人的时候，却不是活的了。”

法贝尔用遥控器关了汽车防盗警报器，开了车锁。等他们都到了车里他才回答说：“恐怕事实常常就是这样了。美好的结局是电影里才有的，在现实生活里则不存在。”

“但他们似乎不喜欢我们。”

“的确，”法贝尔无奈地说。“这也不能怪他们。正如你所说，我们应该把她活着找回来，而不是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找到了她被人遗弃在某处的尸体。他们指望我们会带来好消息。”法贝尔发动了引擎。“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集中精力办案吧。我们该去见见克拉特了。”

诺德斯泰德在归属问题上含混不清。它是大汉堡的一部分，它的电话号码用的也是汉堡的区号 040，当法贝尔和安娜驶过弗斯布特^①和朗根豪恩^②进入诺德斯泰德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出大都市。然而，此地不在汉堡警察局的管辖范围之内。负责此地治安的是谢斯韦格-荷尔斯泰因分局，他们的办公地点在诺德斯泰德。但是，因为两地毗邻，也不断有些牵涉到两地警方的案件，比起和负责谢斯韦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各小镇的警察的联系，诺德斯泰德的警察和汉堡警察局的联系要更多一些。安娜已经事先打过电话，安排克拉特在镇上位于拉图奥斯林荫道的诺德斯泰德警署见面。

当他们到达警署的时候，如他们希望的那样，他们没有引到刑警办公室。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女警官把他们带到一间空荡荡、又没有窗户的会面室。女保安警察问他们要不要喝点咖啡，两人都说是。安娜闷闷不乐地打量着房间，那个女警察走了后，她和法贝尔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现在我知道当嫌疑犯的滋味了。”安娜说。

法贝尔朝她讽刺地一笑。“的确？”

安娜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会面室的门就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但强健有力，友好的大脸盘上长着络腮胡子，下巴也有，让人看了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他朝两位来自汉堡的警官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克拉特。他把自己夹在腋下带来的卷宗放在会面室的桌子上，示意安娜和法贝尔他们坐下。

“对不起，我们就只有在这里委屈一下了，”克拉特说。“我平时不在这里。实际上，我上班的地点在欧洲林荫区^③，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们可能会好找一点，于是他们就说在这里见面，算是帮了我一个忙……恐怕我们的接待比你们期望的要寒酸些。”他坐了下来，脸上的和蔼可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肃的表情。“我想你们找到保拉了……”

“真实的情况是，克拉特警官，在她的父母对尸体的身份进行确认之前，我们还不能肯定这一点……但是你说得对，像她。”

“这总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克拉特的脸上出现了无奈的悲伤神色。“大家总是希望，这次能够在她活着的时候找到她。”

法贝尔点点头。克拉特的心情和他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克拉特是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一般而言他和活人打交道，而法贝尔是负责凶杀的侦探，这就意味着先要有人死去才会有他的参与。法贝尔突然想，如果再回去坐在普通刑警的办公室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个念头转瞬即逝。那个女警察端着咖啡回来了。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在她活着的时候找到她呢？”安娜问。

克拉特思索片刻。“没有，我想没有。你应该知道那些统计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找到他们，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只是保拉是我手里遇到的第一个失踪的孩子。对这个案子我很投入，或许太投入了。看见一个家庭

① 汉堡一地区名。

② 汉堡一地区名。

③ 地名。